

我的小脚奶奶

□张继平



人生况味

我的奶奶出生于1911年，七八岁就裹了脚。过了门，同当晚辈都叫她小脚奶奶。小脚奶奶没上过学堂，一个大字不识，也没有自己的名字，去世后，墓碑上刻着张周氏。

爷爷奶奶有五个儿子，都是挨肩儿的“小蛋子”，肚子没油水，都是能吃的主儿。青黄不接的时候，万般无奈，奶奶用小脚一步一步丈量着，走上回娘家的路。

到奶奶娘家张宗信屯，整整二十里地，奶奶硬是“触嗒触嗒”走回了娘家。五舅爷一边数钱，一边说：“这钱不用还了，下辈子你也还不上！”奶奶满眼辛酸泪，攥着全家人救命的七十块钱，一步一步挪回家。从日头升起走到太阳落山，小脚板子布满大水泡，脚脖子肿得老粗，那肿胀一个来月才消。

奶奶常说，人穷志不穷。等到一上秋天，奶奶在家照看小儿子，让四个儿子带上干粮到西北二百多里的草甸子，贪黑起早打羊草卖钱。等上冻了，奶奶又让他们去东三百多里的江湾，穿冰窟窿打鱼、下套逮野兔子，拿到集上换钱。小片开荒的玉米、高粱也卖出一部分。

不到年底，奶奶就把从娘家舍脸借来的七十块钱还上了，还多给了十块钱利息。那时七八十块钱可不是小数，娘家人都惊奇地看着这个小脚女人，说不出话。

奶奶的四个儿子都出生在1938年到1949年间，只有老儿子出生晚些。那时候生活艰难，可是，小脚奶奶硬是咬着牙，把大儿子送到了中学读书，又让他到兽医站学兽医。家里交不起学费，奶奶向人求借，刚迈出人家门楣，就听人家说：“都说五老太家穷，还供两个学生。”小脚奶奶把涌到眼圈的泪水咽回去，就是认准了读书这条理儿，借钱也要送孩子上学。她的五个儿子全都有文化，这成为小脚奶奶后来在全屯人们心目中的亮点。

有一年，远支的四爷四奶才三十多岁就双双染病早逝，撇下

五个儿女，最大的还不满十岁，小的嗷嗷待哺。其他兄弟都躲得远远的。小脚奶奶自己五个儿子，没有一星半点的余富，可是闻听此事，奶奶还是翻来覆去，一晚上也睡不着，天一放亮，就不顾爷爷的阻拦，抬起颤颤巍巍一双小脚，来到病故的四爷四奶家，把五个孩子揽在怀里，告诉这些侄男侄女：“不要担心害怕，以后我就是你们的亲娘，我的五个儿子有饭吃，就有你们五个的饭吃，五娘一定把你们养大成人。”五个孩子跪地不起，抱住了小脚奶奶的大腿。

一家人十几张嘴，穿衣吃饭问题非同小可，何况是七十多年前的穷苦人家呢！谁能想象得出，小脚奶奶这一夜是经过了怎样“心有余而力不足”的折磨与煎熬才做出的决定啊！从此，十个孩子的吃饭问题成了奶奶的头等心事，小脚奶奶从锅台走向了家庭生活的前台。

春天，小脚奶奶就到榆树下，把铁钩子绑在木棍头上，用铁钩子钩榆树皮。榆树皮甜丝丝，可以直接食用，扒下来的榆树皮，去掉硬壳部分晒干碾碎，可煮粥喝。夏天，小脚奶奶就到野地里割灰菜，挖曲麻菜、婆婆丁、车轱辘菜、小根蒜。秋天，小脚奶奶到田地里，薅地瓜秧子，捡甜菜缨子，刨老洞里的粮食。

方圆十几里的漫山遍野，奶奶用她的三寸金莲不知道走过多少遍。

那可是一双为困住女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而准备的残脚啊！每走一步，全身的重量都要压在折断的脚趾骨头上，小脚奶奶得忍受多少疼痛才养活了这额外的五张嘴！

冬天，小脚奶奶把玉米芯一点一点抠出来，把夏天牙缝里攒下的萝卜干、土豆干、茄子干拿出来，变着花样做出来给孩子们充饥。而她自己一年四季吃的都是难以消化的榆树皮、能造成腿脚肿胀的灰菜和猪毛菜。

每天熬粥，第一大锅粥都是先盛给我四爷四奶的五个孩子，兑了水的第二锅稀粥才盛到自己孩子的碗里。夜幕沉沉的煤油灯下，每天都有小脚奶奶彻夜缝补浆洗的身影，补丁摞补丁的衣服也都是穿在自己孩子的身上。

也许是小脚奶奶的大善之心感动了天地，这五个孩子长大成人、成家立业后，都争着孝敬这个用心血甚至生命哺育他们长大的五娘。以至于我一直认为邻屯的老姑就是奶奶的亲闺女。直到现在，我们这些侄男侄女都把老姑当成亲姑姑一样对待。

小脚奶奶享年84岁。一辈子没吃过一粒药，没打过一剂针，耳不聋眼不花，是坐着离世的，面相自然舒展。乡亲们都说她积善成德，所以老来享福去得安详。小脚奶奶生前却说：“要不是共产党把咱们穷苦百姓解救出来，哪能活到今天！要不是赶上新中国，男女平等过好日子，我一个小脚女人哪有今天的福享啊！”

人生好境

长春与伊通，两座城。从北向南，市界的起点到终点，全长48公里。

从长春市向东南，至亚泰大街右拐，是高速公路，限速120公里/小时，单程高速费21.43元，需要30分钟抵达。

从市区向西，至前进大街左拐，是长伊公路，限速80公里/小时，沿途有三个红绿灯，需要50分钟抵达。

两座城之间，联结着春夏秋冬、晨曦暮晓。

是距离，是牵挂，去程朝阳在左，返程夕阳在左；是时光，是岁月，阴晴雨雪，从未缺席。

是母亲，是女儿。在两座城之间，撑起一场阔大的盛典。

(一)

很多年来，每周末回伊通看望母亲，是我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每个自然月，被均等地分割成四个等份。

大都需要早起，知道母亲在等。

提前一天惯例要去一趟超市，按照母亲的饮食偏好，悉心挑选，为她准备妥当。知道她什么也不缺，又总是担心她缺什么。付款，装车，可以常温的食物直接留在车里，需要冷藏的提上楼放进冰箱。睡前想着把当周要带给母亲的物品整理好，药物、文稿和书籍装进纸袋放在显眼位置，手机定好闹钟，清晨按部就班，尽早出行。

夏季日出已出，冬季日出未出。从土壤萌芽的新绿，到满目金黄的秋，这一路，听得见庄稼拔节的声音，看得到晨雾与晚霞，暮色里升起袅袅炊烟的村庄，大雪覆盖下的天地茫茫。

一路向南，要路过19个地标，依次是和义村、永春镇、平安堡、向阳村、红丰村、农风村、崔家窝棚、凤凰坨子、兴中村、董家店、陶家屯、乐山镇、南岭屯、伊通河大桥、辛屯村、长红村、依家屯、后范村、聂家屯。过了农风村，马路两旁不再有路灯，也就驶离了城市。过了依家屯，就是两座城的交界。而作为伊通七星山之一的东尖山，是标准的距离参照物，只要看到它，就知道小镇在不远处了。

最后一个红绿灯左拐，进入伊通外环。行驶200米左右，马路右侧是一家宴会楼，门前有一片空荡的停车区，紧挨着二层小楼，挂着“xx小吃”的门匾，八开纸贴着此楼出租。时间尚早，通常到这里，我会停车锁好车门，放倒座椅，休息十分钟以缓解疲惫。有时候会迅速入睡，然后迅速醒来。

启车再转一个路口，就到了伊通的中心主街。

清晨，静谧的小镇尚未苏醒，我已经抵达。

(二)

平行空间里的母亲，坚守着故土与家园。古稀之年，依然在工作岗位上满腔热忱，用坚韧且强劲的精神之树，支撑起广博而深邃的生命力量。母亲不常来我的城市，亦不接受

双城

□ 劭 劭

在这里久居。这座城里的房子常年空置，养着很多花，由于我不按时浇水，没有开出艳丽花朵。母亲一边站在阳台上惋惜，一边仍在按照她的时间规划匆匆返程，毫不留恋。我曾经百思不解，到现在终于释然。

小城里，有母亲的根啊。那是她的精神滋养，是她文学创作的根基和源泉，更是她如歌如火的生活。

我不在身边的日子里，母亲总是习惯每天清晨撕掉一页带着褶皱的日历，细数着时间。从周一到周末，在我的世界里很短很短，忙忙碌碌转眼又要启程。从周末到周一，在母亲的世界里很长很长，撕掉一页才能过完一天倒计时。

“出发没有？慢开车。”“开车精神点，别睡觉！”“进市里没？到家好好歇歇。”……一路载着母亲的唠叨，那是不需要翻看手机就知道的微信内容；一路飘着家里的饭菜香，那是母亲提前一天就为我准备好的食材；一路写着母亲的大爱乡愁，那是她难离故土、忠于文学的虔诚之心；一路系着我的牵挂，那是再忙再累也要踏上归途。

母亲的房子临街，每次从小镇离开，她总是坚持送我到楼下。后来她的身体渐渐不佳，于是就守在窗前，等我从小镇的小路转弯到主路。这车水马龙的街，她或许无法清晰地辨别哪一辆是我的车子，而我在快速行驶的车流中，透过挡风玻璃，有时候隐约能看到她半开着窗，朝着窗外挥手，有时候马路两旁斑驳的树影遮住了她，我按下方向盘短促的喇叭声与母亲呼应，然后匆匆驶过她的窗下。

“穿过妈妈的目光，离家的小巷；穿过温柔的时光，有你的地方我就有路回家……”

此时此刻，都是双向奔赴的星辰大海。无论何时，每次听起这首歌，我依然热泪盈眶。

(三)

写到这里的时候，距离母亲这一年的生日，还有10天左右的时间。

“八月/应该是汉子们出生的时间/红高粱的季节/为他们准备了收割的刀镰/可是/我却跳跃着挣脱了母体/落在了那辆土炕上/仿佛是一次宣战/我来了/把所有的门都敞开”……

《我和八月》，这是母亲的诗，这是母亲的气场。文学的浸润，为她构筑起丰厚的精神家园。一身傲骨，从不言败的精气神，她的步履依然铿锵有力，见她依然一针见血，在病痛中依然笑对生活，眼睛里依然有光。

牵着母亲的手，漫步在小镇的街。陪她说说话，买买菜，并没有更多要紧事做。

天远云阔，子欲养而亲还在，我想，这一定是天底下最美的散文诗。

从一座城，到另一座城。每一道车辙，都是归家的脚印。寒来暑往，都是这条最美的路。

愿母亲历经千帆，得偿所愿。

愿母亲身体健康，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，一路踏歌而行。

写给凌子

□潘大成

徒步回归母校的凌子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。

凌子和我都是河北地质学院(河北地质大学前身)86级经管系劳动经济专业的学生，属于同校、同班、同专业。大学期间，凌子给我的印象就是黑黑的、瘦瘦的，很少说话，是特别内敛沉着的那类学生。

2018年初秋，凌子与他妻子送女儿到东北师范大学学习，我们又得以相见。把酒临风，甚是欣慰。

听说凌子徒步回归母校，起先我很是惊奇，总想给凌子打个电话问其缘故，后来更是非常关注他的动向。这段日子里，我心里总是忐忑不安，总是惦记着那个说走就走、不惧风雨的凌子。我知道，凌子选择出发是有初衷的，凌子回归母校，也是惦记着母校的师生，也是在奔往自己回家的路。对于孩子来说，父母在哪儿，哪儿就是家。而对于我们每位学子来说，母校就是每位学子的家，作为学生，我们都想看看母校现在的样子，都想再次投入母校的怀抱。那种师生情、同学情，以及对古城宣化的感悟，今生今世都难以忘怀。操场、教室、图书馆，以及柏树墙、葡萄园，抑或是那些草木、风雪与沙尘，都是我们难以割舍、难以忘却的记忆。母校是一个大家庭，这个家不仅给予我知识，给予我力量，更多的是那份炙热的家国情怀，还有莘莘学子的那份责任与担当。

回归母校，看起来是一道非常简单而平凡的命题，但是凌子回归母校，的确是一个非凡之举。他徒步而行，就是靠着自己的一双脚从云南楚雄步行到河北石家庄，再到宣化古城(河北地质学院旧址)的艰苦旅行。这段行程约3638公里，耗时149天。先后跨越云南、广西、湖南、湖北、河南、河北6省与北京市，穿越夏秋两季、两个气候区，从祖国西南边陲云南楚雄到西北坝上古城宣化的漫漫长途，我觉得这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的，是包括我在内的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。那么，凌子为什么要回母校？为什么要坚持徒步而行呢？回答这个问题，徒步而行的凌子是最有发言权的。因为这是他的人生抉择。

乍看起来，凌子的徒步计划密密麻麻，那是凌子4个多月150天徒步而行的计划书。晴雨表、仔细的观察，他的计划实施按部就班、有条不紊。

素。凌子心绪高昂、义无反顾，继续赶往他还没有走完的路。可不，离他既定的目标越来越近了。我仿佛也跟着凌子健步而行在古城钟楼大街上，已经站在母校的门前。

一晃儿35年过去了，母校的样子一直深刻在脑海里，凌子就像茫茫大海上的一叶扁舟，历经风雨，不惧惊涛骇浪，抵御艰难险阻。我相信凌子一定会到达他理想的彼岸，铸就他的心路历程。

凌子天生不是伟岸之躯，瘦弱的身体看不出他有超人的体魄。但是他的选择却根植于他内心的强大、意志的坚韧与信仰的坚定。一个人、一双脚，一往无前。手杖是用来助力的，可我真的没有看见凌子的手里还拿着手杖，只见他背着那个装得满满的黄色双肩包。凌子有一双深邃而明亮的眼睛，他的眼神充满了智慧，凝聚着力量，这正是他性格里的坚毅与刚强。

其实，徒步而行的凌子并不寂寞，漫漫长途上，有那么多的学员、学姐、学弟、学妹，还有同班同学的相伴相随。我想那种陪伴，对于凌子来说，也是一种和谐、一种分享、一种鼓励、一种帮助。我们与河北地大师生一样都是在为英雄的事业点赞壮行。我与绝大多数人一样，即使没有奔赴在凌子所向往的路上，但是都感受颇深、备受鼓舞，被凌子所感动、所震撼！

其实，我们早已融入凌子的漫漫征程。河北地大在为之鼓舞、欢呼，我们也为之欢呼雀跃！正如苏东坡《定风波》所写的：“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，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凌子的骨子里的确有苏东坡的朴实豁达、执着率真。

凌子的壮举绝不是他的一时兴起、心血来潮。在他的心里，也许早已做好了徒步回归母校的准备。记得2018年我与凌子在长春相遇时，他就提起过再回母校看看的想法，当时我并没有在意，我想只不过是一张机票、一张高铁票，或是通过自驾而行，就可以实现的愿望。哪承想他是徒步而行，这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。或许凌子从毕业离开母校的那天起，就有了这个想法，只不过我没有读懂他的内心世界。

此时此刻，我似乎看见凌子面带微笑已经走进了古城宣化，走在鼓楼大街上。我看见他已经穿过了钟楼，走过了那片葡萄园，来到了河北地质学院的大门前……

那些花儿

私人聊天

□孙宇

每当秋冬交替的时节，我都会利用周末的闲暇时光，步行数里去村外，去亲近那些随处可见的花儿。

我所青睐的那些花儿，是开在深秋季节里的野菊花。她们总是在这个逐渐寒冷的季节里，绽放出弥漫四野的乡村气韵来。彼时漫步在柔软的乡间土路上，追逐着野菊花的脚步，人就不自觉地沉浸在泥土的清芬里了。

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的我，看见每年寒霜渐浓、百花隐匿的时候，在乡村的荒坡上、沟道边，在农作物伸展不到的杂草地里，便会有数不清的黄色小精灵出现，那就是被乡亲们称为“野菊花”的植物。

那些野菊花一开，就像“天女散花”一般，把秋冬的韵味装扮一新。乡亲们去田间劳作，抬头低眉间，便可想见她们的笑。凝视屏息中，也能嗅到她们的芬芳。仿佛新冬铺洒着的阳光，给予乡亲们一份温暖而深情的问候。这个时候，乡亲们还会在忙完地里的活儿准备回家前，扯上一大把野菊花束缠绕成卷，挂在锄把上，像凯旋的士兵带着胜利的花环归队。到了掌灯时分，那些花束又被煮成一锅滚烫滚烫的散发着独特香气的

汤汁。给小孩洗个澡，给老人泡脚，也可祛风散寒，让乡亲们身体更加结实。由此乡村的野菊花就能深得人心。久而久之，远在城里的亲朋好友们也来适时摘剪，装有大拎筐带走。

小时候的我跟着父母田间劳作，在地里也能看会儿野菊花。是因为那些花儿粉个哪儿的、黄个哪儿的、白个哪儿的，还因为至少在我心里看她们有个性有傲骨。野菊花们无须你去播种去浇水施肥，就能默默地生长在地埂道旁，她们开在庄稼地外沿，与野草为伴，跟荒坡同居。只要有野草的地方，就可以看到她们的美丽身影。一朵一朵，一簇一簇，一片一片，不妖娆不惊艳，只扬起一颗颗小小的脑袋，笑盈盈地望着你。所以长大后的我每每置身乡村地埂就想起了陶渊明的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诗句，那时就深深体味到了古人的意境了。与她们离别时，那颗心还情不自禁地沉浸在花丛里，难以自拔，久久不肯离去。

这样的机会不是很多，我也要像那些花一样，得成长、得需要阳光的滋润。当我再次融入乡野，驻足那些小脑袋儿时，我终于忍不住弯下身去，拨开杂草，摘下几枝，带回家去。我把她们装进一个小瓶子里，手中便握住了一幅图画，指间也多了一缕馨香，心中便增添了一份恬适、一丝安然。



人在旅途